



廉吏傳

唐

上楊綰

明武林黃汝亨輯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少孤家素貧事母甚謹性沈靜獨處一室左右圖書疑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元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為

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自綰始天寶亂肅宗卽位靈武綰脫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議復孝廉力田等科俄遷吏部侍郎品裁清允是時元載秉政䟽忌綰授國子祭酒帝知之以爲太常卿充禮儀使及載誅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綰固讓不許綰因以天

下爲已任奏罷諸州團練使官號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又言刺史不稱職及贓罪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又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及增京官俸又薦湖州刺史顏真卿卽日召拜刑部尚書綰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於

時。釐。補。穿。敝。唯。縮。是。恃。未。幾。薨。帝。驚。悼。曰。天。不。欲。
朕。致。太。平。何。奪。縮。之。速。邪。卽。日。詔。贈。司。徒。遣。使。者。
冊。授。詔。百。官。如。第。弔。哭。賻。賵。優。渥。謚。文。簡。縮。清。儉。
簡。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親。舊。隨。多。寡。輒。盡。造。之。
者。清。談。終。晷。而。未。嘗。一。及。榮。利。初。拜。相。制。下。之。日。
朝。野。相。賀。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
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
入。騶。從。馭。百。數。省。損。才。畱。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
云。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宅。聞。
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

絕清澹人不但廉也其作用俱從廉生故務減
不務增○子儀撤座中聲樂至清感人亦子儀
盛德事

中常袞

常袞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遊
文采贍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累遷中書舍人魚
朝恩賴寵兼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
不宐以宦官領時回紇有戰功得畱京師益驕悍
數與軍人格鬪至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袞建言
宐早防遏恐其變不細又諸道爭以侈麗奉獻者
袞以爲漢文帝還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

祖碎琥珀枕。今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類出於民。是歛怨媚上。宐斥還之。代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宦官劉忠翼等權震中外。有所干請。袞皆拒。邠元載死。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袞苛細。以清儉自賢。會綰卒。袞始當國。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袞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宅。宰相不從。乃止。袞爲相。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於帝。遂加銀青。

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德宗卽位。袞奏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建中初。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於官。年五十五。贈尚書左僕射。

却進獻與拒却宦官。皆今時所難得。又以文采興閩學校。而以清儉自賢。務苛細。非宰相之器。

也

上顏泉明

顏泉明太子太保忠節公杲卿子也。有孝節。初杲卿謀以常山起兵討安祿山，使泉明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及還，未至而常山已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間關得免，及思明歸國，而族父真卿方爲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悉錢三萬先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已女

復失之。袁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勻薄。相扶挾度。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也。分樞還長安。履謙妻疑歛具儉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郾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奏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飢粥不給。無慍歎。居母喪。哀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上李勉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少喜學。調開封尉。

治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歷汾州刺史。河南尹。江西觀察使。入爲京兆尹。尋拜嶺南節度使。先是西南夷舶歲至。纔四百。勉旣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柁居官。久未嘗飾。

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畜犀珍，投江中。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沂國公，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且歿，表勉爲代。從之。德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汴宋河陽等道都統。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詔貞元初，帝起盧杞爲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時

遑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年，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謚曰貞簡。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歿，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旣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及歷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

此忠肝義膽人

中趙憬

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也。憬志行峻潔，不屑銜。賈寶應中方營泰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薦饑，憬褐衣上疏，請殺禮從儉士，林嘆美，試江夏尉，累遷湖南觀察使，召還闔門，不與人交。李泌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辨，通古今，德宗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

廉吏傳
九
憬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竇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是不平，數稱疾。及罷贄，乃始當國。憬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歛，寬刑懇懇爲天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帝皆然之。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贈太子太傅，謚曰貞憲。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得稟入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產。

立身正家匡時俱以廉約

上韓滉

韓滉字太冲京兆長安人父休元宗時爲宰相方直峭鯁尋見罷滉以蔭補官爲人彊力嚴毅明吏事簿最詳緻累遷給事中尚書右丞連知兵部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滉檢制嚴密儲積豐實德宗立有言滉掊剋者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尋爲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姓均租調

身更傳
身
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滉分兵戍河南及狩梁州獻
縑十萬匹時李希烈反淮西而漕路無梗東南完
靖滉之功居多屢發糧帛以濟朝廷其所遣米饋
防援皆有法盜不敢近貞元元年詔加檢校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議
者言滉修石頭城陰蓄異志帝疑之李泌曰滉公
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
盜賊不起皆滉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恐有永嘉

之行爲迎扈備耳帝乃解因遣其子考功員外郎
臯歸省滉感悅流涕明年入朝過汴與汴帥劉玄
佐約爲兄弟遺其裝錢二十萬緡勸令入朝及見
天子薦玄佐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
盜河湟久近歲寢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拒
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
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臣請以本道財賦給
軍士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可復

唐 帝善其言，以問玄佐。玄佐請行，會滉病，乃止。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曰忠肅。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久居重位，清儉疾惡，不爲家人資產。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滉幼時已。有美名，所與遊皆天下豪俊，晚節稍苛慘。彊肆，故論者疑其飾情。

公忠清儉

○衣茵十年一易，絹裙破然後易。有晏子之風。

中王緯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大曆中，與李泌俱爲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判官。嗣恭欲殺泌，緯護解得免。泌執政，奏於已，有私恩。德宗許爲泌報，故進緯給事中。會浙西觀察使缺，泌擬緯。帝曰：「是朕爲君報德者。」黃門要地，獨不可畱。議事邪？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奏蠲韓滉時罰錢未入者。

十八萬緡以紓民詔聽之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諸道負錢四百萬緡獻爲羨錢以圖寵緯奏此諸州經費不可大忤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緯居官以清白稱然好用深刻吏督察其下

清惠○刻

中李嶽

李嶽嗣封吳王累至宗正卿檢校刑部尚書薨贈太子少保性介直面刺人短歷官清白居室不能庇風雨收恤甥姪慈愛過人家無畱儲公卿合賻乃克葬

薛珏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遜避。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廝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繁，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

吏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言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歷汴州刺史。河南尹。入爲司農卿。遷京兆尹。後坐善竇參。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簡廉肅參聞

上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竒之。請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

事時皆躓其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帝寵遇甚渥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但爲中書舍人俄以母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賄遺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

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帝用裴延齡而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尋貶忠州別駕贄旣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牙爪宣力蓋贄有助焉贄在

廉吏傳 周
位言事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贄曰
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他卹乎

宣公忠讜戡難匡王賢愚皆知之其被放闔戶
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可爲賢者明哲之法
○嘗記高歡歿侯景畔諸將非慕容紹宗無可
遣者而舉朝疑之獨陳元康以屢受饋遺料其
必至嘗嘆服元康以爲有宰相之略杜預通經
學古爲晉儒宗亦饋遺洛中權貴經營天下者

其妙用固如此乎及讀陸宣公翰苑集德宗見
贄清慎太過諭受鞭靴而贄上疏極論以爲鞭
靴不已必及金玉因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
與交通何能中絕其意不覺喟然而嘆也嗚呼
吾于贄見聖賢之學矣

上陽城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而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旣娶、則間外姓、雖同處、而益疏、我不忍爲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有爭訟者、不詣官而詣城、歲饑、屏迹、不過。

唐史傳
唐
隣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
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
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不
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
鄭俶欲葬親貸于人無得城乃舉縑與之李泌爲
宰相言之德宗召拜右諫議大夫城褐衣到闕下
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初城未起縉紳想見
風采旣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爲且歿職及受命

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
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居位八年人
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
言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累日不止帝大怒欲
抵城罪皇太子爲開救得免然帝欲遂相延齡城
顯語曰延齡作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不
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尋出爲道州
刺史至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

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鬻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府遣判官督賦至州城自囚于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遁去順宗立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

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陽城力諫後世所知至八年不言人莫能窺其際其默不可及也新唐書載城卓行甚多至揣客欲言諫諍事輒飲以酒或先醉卧客懷中此嵇阮之襟與關龍逢之肝膈與異矣哉第其兄弟皆不娶不若元德秀有兄嗣非義之正也然不可謂非第一流人

上范希朝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邊州每長帥至必效橐它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懽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貞元末諸鎮率

不修職自述職者希朝一人而已。歷官朔方靈鹽節度使、左龍武統軍、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忠武。改曰宣武。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不納長帥駝馬廉而無幹者，不能用沙陀戰。有功幹者，可能自述職者，希朝一人。真稱空谷足音。

中馮伉

馮伉，魏州元城人。徙貫京兆。第五經宏詞，三遷膳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囂滑，數犯法。伉爲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累官兵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召領國子祭酒。卒，年六

十六、贈禮部尚書、

只不受帛一事受主知

上孔幾

孔幾字君嚴，孔子三十八世孫，擢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慷慨好論事，有不便者無所不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奪尹三月俸，知尚書左丞，明年拜右丞，中人疾之，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幾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領嶺南節度等使，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

廉吏傳
三十四
蕃船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宴犀珠磊落。賄及僕隸。戮皆罷之。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戮以爲海道。歲一徃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戮一禁之。先是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請合力討之。時天子方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戮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

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戮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遷吏部侍郎。戮之北歸。不載南方一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爲尚書左丞。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謚曰貞。歷覽古來廉士。大抵隘狹自賢。或汙人以著其潔。爲矯激行者多矣。孔戮何不然也。韓愈稱其

唐
三五
守節清苦議論正平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嗚呼
愈豈輕許人者哉

上 郝士美

郝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士美年十二通五經
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與
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郝之間矣未冠爲
陽翟丞後歷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
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
石羊千首酒數千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
粟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

牙兵士美曰卒衛于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爲私恩亦罷之及討王承宗諸鎮兵十餘萬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

除費罷餉有略有功不媿父執

中楊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漢太尉震之裔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祿山之亂於陵始六歲間關至江左逮長有奇志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以女妻之辟鄂岳江西使府滉居宰相於陵以親嫌退廬建昌以文書自娛滉卒乃入爲鄴部員外郎忤宰相意以南曹郎出使弔宣武軍還遷吏部郎中出爲絳州刺史德宗聞其

名留拜中書舍人時京兆李實恃恩暴橫於陵與所善許孟容不離附爲所譖短徙祕書少監帝崩宣遺詔於太原幽州節府獻遺無所納拜華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越人饑請出米三十萬石拊贍貧民入爲京兆尹元和初出爲嶺南節度使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監軍許遂振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以飛語聞京師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笞吏剔抉其贓吏呼曰楊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

錢邪宰相裴垪爲帝別白言之乃授吏部侍郎俄以兵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王師討淮蔡高霞寓戰敗委罪於陵帝怒貶郴州刺史尋復以戶部侍郎知吏部選穆宗立遷尚書爲東都留守數上疏乞身不許授太子少傅封弘農郡公俄以尚書左僕射致仕詔賜實俸讓不受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太和四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司空謚曰貞孝

廉而正

中程昇

程昇、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爲王叔文所引、由監察御史爲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昇心計可任、請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爲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昇起痕癢、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時方討蔡、昇使江表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

以羨羸貢故异所至不剝下不加歛經用以饒遂
兼御史大夫爲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异以錢穀奮至宰
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明年卒贈尚書
左僕射謚曰恭身歿官第無畱貲世重其廉云

程异爲二王所引又以錢穀終其身世儒弗深
考多訾之嗟乎惡知其廉若此也八司馬皆俊
偉豪桀扼腕大曆之政欲速其功所謂年少氣
銳之過而無自湔洗寃矣史稱王伾通天下賂
謝日月不闕爲巨匱裁竅以受使不可出則夫
婦寢其上嗚呼异豈斯人之徒歟

上韋丹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
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入紫閣山復舉五經
高第累官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
中兼御史中丞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官十員
賣以取貲號私覲官丹曰使外國不足於資宐上
請安有貿官受錢卽具疏所以帝以爲賢命有司
與其費因著令未行而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

容州刺史教民耕織種茶麥興學校仁化大行順
宗立遷河南少尹拜諫議大夫言事蹇諤號爲才
臣劉闢反圍梓州乃授丹劔南東川節度使代李
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乃拜晉
慈隰州觀察使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
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爲江
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
食者收其財教人爲瓦屋民無火憂置南北市營

以舍軍又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始去
汗渫以廢倉爲新廐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
里竇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
千頃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有卒違令當死
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罷官待辨以疾卒年
五十八家無剩財後使者按驗所告皆不實詔管
卒流嶺南宣宗時詔江南西道觀察使紇干泉上
丹功狀命刻於石

廉吏務潔其身易耳若丹者可謂以天下爲已
任矣韓愈稱其爲民興利如嗜欲至矣哉

中李夷簡

李夷簡字易之以宗室子補鄭丞尋棄去擢進士
第中拔萃科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冒
沒於財發其貪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戶部侍
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
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脇仰給度
支後死亡略盡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
軍興可乎奏罷之三年徙劍南西川十三年召爲

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裴
度當國夷簡自謂才能不及度乃求外遷以檢校
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穆宗立請老
朝廷謂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
復以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贈
太子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
悅人歷三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母厚葬
母事浮屠母碑神道世謂行已能有終始焉

求外遷辭僕射

中裴玠

裴玠、五世祖糾、本王䟽勒、武德中來朝、遂籍京兆、
歷官鄜坊節度使、元和三年、改授山南西道節度、
使、玠爲政嚴稜、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敝衣、居處
取避風雨而已、尋以疾辭位、七年卒、贈尚書左僕
射、謚曰節、

下韋夏卿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邃於學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第歷官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官至工部尚書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獻夏卿性通簡好古有遠韻談說多聞晚歲將罷歸署其居曰

大隱洞與齊映穆贊贊弟員友善雖同遊終年不見喜慍撫孤姪恩踰已子爲政務通理不甚作條教所辟士多至宰相達官故世稱知人

不受干請金人能之終年不見喜慍稱知人此
真廉

上崔戎

崔戎字可大，玄暉從孫也。舉明經，後爲殿中侍御史，擢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劍南，爲宣撫使，奏罷稅外薑芋錢當賦者，率三之一，以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綏招流亾，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兗海沂密。

廉吏傳 唐 三十一
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鞮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句戎還，使許諾，戎恚責其下，衆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廉而惠不矯激。○吏民抱持取其鞮，自戎始而末世遂以脫鞮爲舊規。上媿心，下媿足，可發一

上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噉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歷位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

甫鑄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復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以吏部侍郎罷政事出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顛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輩皆清正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穆宗立卽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欵曲不爲僞辭以悅人居輔相嚴身律下以銘荅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
不見李實不許張宿銀緋不受縑銘墓此三事
今之時流易坐可以爲法

上錢徽

錢徽字蔚章，吳興人。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遊客，以財貨饋坐，是得罪。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入爲左補闕。累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徽從容言他學士皆高選，宜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雖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諫罷之。帝密戒後獻者毋入右銀臺門。

以避學士。後爲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
憑子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諉徽求致第籍。
渾之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
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皆與徽善文昌怒奏徽
取士有私有詔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
州刺史友人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
媿於心安事辨證邪勅子弟焚之初州有盜劫貢
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餘人繫訊徽按其枉

悉縱去數日舒州獲巨盜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
給宴飲饋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
貧民租轉湖州遷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文宗
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麻羣臣在廷方大寒稍稍
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不許
太和初復爲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
五贈尚書右僕射徽性廉介時韓公武以賂結公
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

康克傳
取之在義不在官。

下何易于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益昌旁索民挽絳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媿疾驅去鹽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易于曰吾不

敢愛一身移暴於民亦不使罪爾曹卽自焚之觀
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
勅吏爲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民有鬪者易于
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
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
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
裴休嘗至其邑導從不過三人廉約蓋天性云
易于愛民如子賢矣夫吏有體臣有道未之聞
也禮不齒路馬與蹙其芻而乃焚天子詔邪身
引刺史舟嘻其甚矣

上李景讓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愷孫也。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極論不可，遂知名。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虢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勅諸子。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

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鼻乃赦、故雖老、猶加箠、勅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謹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累官西川節度使、以病旬致仕、或諫公廉絜、亾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孝、景讓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騙石、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有廉母乃成廉子、至鞭背定軍、豈婦德能及

中韋表微

韋表微字子明，羈州能屬文，擢進士第，數辟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耳。俄遷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與善者皆謫去，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久之遷中書舍人，文宗立，進戶部侍郎。

廉吏傳 唐 四六
尋以病罷學士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没弔客咨嗟篤故舊雖庸下與攜手笑語無間然尤好春秋著三傳總例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中宋申錫

宋申錫字慶臣擢進士第文宗時轉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帝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未幾拜尚書右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初議抵歿朝臣力請乃貶申錫開州

司馬從而流歿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爲寃初申錫以清節進嫉要位者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爲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旣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爲咨憫竟卒于貶所有詔歸葬後李石因召對白其寃仍追復舊官錄其子會昌二年賜謚曰貞

不密害成清而賈禍王璠可恨

中蕭倣

蕭倣字思道後梁明帝之後太和中擢進士第除給事中劾奏無所回時推其直後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厨以和藥倣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時懿宗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倣力諫累官義成軍節度使有治績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封蘭

廉吏傳 唐 四八十九
陵縣侯年八十卒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
倣領南海解官往侍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
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
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惹苴嫌
乎倣乃止

還厨槁梅似過不欲開取端也其子亦猶有識

下韋正貫

韋正貫字公理京兆萬年人以蔭爲單父尉不得
志棄官去舉賢良方正異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
累擢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宣宗立以
治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
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
正貫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
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正貫

唐史傳
唐
登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
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年既病遺令無厚葬
無用鼓吹無請謚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居嶺南多以廉著水清見魚

中劉瞻

劉瞻字幾之桂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皆中累遷
翰林學士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
醫韓宗紹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
皆依違無敢言卽上疏固爭言宗紹窮其術不能
効情有可矜帝大怒卽日賜罷累貶驩州司戶參
軍僖宗立徙康號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瞻之

唐
廉吏傳
五十一
貶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
錢雇百戲迎之瞻聞改期由它道而入復爲中書
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爲人廉約所得奉以
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畱儲無第舍四方獻饋
不及門行已始終完絜

諫官不言而獨言之亦賢

上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歷遷
禮部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
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
見之無虛歿溝中圖不應遂奔咸陽僖宗次鳳翔
卽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
後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因自乞會遷
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詔圖入朝圖陽

墮笏趣意野耄。璨知無意于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歿一致，我寧暫遊此中哉？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朱全忠已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弑，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有王蠋之節
○又任達



